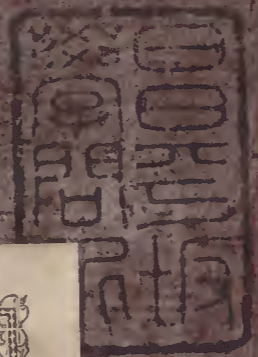


增音  
訂正

# 中庸

汲古閣原本

全



館書圖京東				
一	七	一	經	漢
〇	五	三	書	書
冊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五	九	二	七
一	五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七	九	
六	二	
函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27
冊數	10	( 2 )
函號	276	56

不許帶出





中庸章句序

淺草文庫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夏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没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  
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  
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何為既為之為並去聲見音現允音隕復益復得之復並扶又反夫音扶

下皆同幾平聲治平聲離去聲間去聲陶音遙伊音衣召音邵更平聲演以淺反釋音亦挈牽入聲蘊氳上聲又去聲沒門入聲彌音迷

緒音序上聲正輯音集析音昔頗上聲熹讀基蚤早同反復之復與覆同衷音中復取之復去聲舍上聲趣去聲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

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

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

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

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節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戾音利。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



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謬靡又反。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

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省音醒去上 聲夫音扶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

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

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

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處上聲。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



中庸音合  
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  
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屬音祝行去聲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

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行去聲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

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

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



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樂音洛量去聲度音鐸下如字與去聲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坑音鑛坎苦感反別邊入聲匝簪入聲與劓音少異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奉音捧著音酌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易去聲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好去聲

子曰南方之



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

之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

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

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勁音敬。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

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

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著長入聲

###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

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

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

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



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

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

二十章

七到反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

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

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

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

能者道中之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

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

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

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施去聲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

其上下察也鳶示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

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

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入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鷓音六居忍反潑普活反

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



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

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

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

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

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入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入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函音賓別音 鼈易去聲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

而去之之謂也。道，節其不遠入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入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傳去聲，背音，佩度音，鐸。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

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

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

此放上聲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

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見音現下同。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

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

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

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畫音話。棲音西。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白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



自卑

辟壁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

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

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棠棣詩作常棣

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

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張子曰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言性情功效

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

所謂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

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齊也齊不齊其齊並如字見音現焄音熏蒿好平聲愴窗去聲

之格思不可度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詩太雅抑之篇格來

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

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見音現

###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



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

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

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受命者受天命為天

故大德者必受命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依詩作顯申重也

也子

###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

亦此意行去聲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

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



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

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

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

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

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

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

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

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

及人也組音祖紺甘去聲以上之上上聲

###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

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

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

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

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

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

之類是也適音的球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

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

音求羔膏俱音高

中庸章句



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

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踐其位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

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

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

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

自出於大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省生上聲易去聲

###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

者蒲盧也

天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入立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蒲音

蒲盧音爐括官入聲葦音委易去聲

故為政在人取



入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

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入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長上聲。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入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

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恒丹入聲。別音鼈。在下位不獲乎上

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

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在入取入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

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

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

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二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別音鼈。長上聲。知此如字。間去聲。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



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行之者之所行謂

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

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入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

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

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

所謂無忘實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處上聲朝音潮別邊入聲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  
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  
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

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是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豪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



賜厚而納貢薄平聲餽音戲稍去聲橐

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

九經之實也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

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

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

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

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此又以下在下位者推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

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渾

上聲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為知之知去聲。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

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

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

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要平聲。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

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為去聲。鹵音魯。莽音茫。上聲。裂音列。輟未劣反。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太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樞

### 右第二十章

音樗紐音 鈕刪音山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



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及覆推明此章之意。

**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

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入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二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處上聲當去聲。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



妙亦不異於聖人矣越員  
入聲見音現造七到友

右第二十三章 言入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下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

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自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崩孟初及筮音誓

見音現幾平聲

右第二十四章 言入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

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

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

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

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

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見音現

右第二十五章 言入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

不息則久久則

徵

久常於中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

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

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

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

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

而變無爲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

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

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

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復去聲

天地之道博也厚

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

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

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

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

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

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



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一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歌音梗。累上聲。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鳴。乎音呼。詩周頌維夫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一不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間去聲。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間去聲。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

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燻。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



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奉音捧燭音尋復去聲涵音含泳去聲正析音昔處上聲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

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皆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

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災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

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二者皆同言天下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

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

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文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二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

度考文雅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者焉雖善不尊不

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

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

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

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參參同復去聲質諸鬼神

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

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

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

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行去聲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

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斃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



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壁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背音佩絡音洛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

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

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

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當去聲是以聲

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  
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去施  
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  
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  
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

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

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治平聲比音避夫音扶著長入聲

### 肫肫其仁淵淵其

### 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

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懇音懇

###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

### 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

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光然而日亡君  
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



中庸章句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

衣去聲綱

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聚衣。聚。綱。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且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復去聲。碩音石。丰音風。禪單同音丹。為去聲。下同。暴步卜反。見音現。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太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并去聲。

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秦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斫力也。鉞。斧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

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見音現。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未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  
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  
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

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  
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  
入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 畢



